

西月作品

稻粱谋

下集

西月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人人皆为稻粱谋
高尚之人谋之有道
既为已谋亦为人谋
既为生存谋更为发展谋

西月作品

福梁謀

下集

西月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稻梁谋/西月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 11

ISBN 7-5321-2765-6

I. 稻… II. 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4189 号

总 策 划: 上海商博尔市场策划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www.sunbird2003.com)

执行策划: 朱人杰 月 泉 曹 琼

责任编辑: 汤正宇

美术编辑: 王志伟

封面书法: 谢贤初

封面创意: 朱人杰 程 洁

稻 梁 谋

西 月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e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le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宝隆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4.25 插页 4 字数 601,000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321-2765-6/I · 2143 定价: 39.80 元(上、下二册)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010644

目 录

序/1

第一章 困惑/1

人活于世不轻松,如能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就是一个人的最大幸福。至于机关里的事,付出与收获的比例是否恰当就别太指望了,最多也就求一个顺其自然罢了。

第二章 过节费/33

郭开春满脸笑容,他一见局长之类的领导,心情就特好,比瞧见漂亮女人还好。有江山自然就有美人,那前途就系在领导嘴上,他说你能干你就能干,他说不能干你再能干也是白搭。

第三章 外快/75

大家似乎配合得很默契,女人倒是换了几个,每个女人可能都受于里的授命调教,一个个都木木的自然,木木的美丽,木木的性感。李汀奇怪的是,这些女人于里是从哪里招来的,怎么能够像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

第四章 钓鱼过程/83

李汀对雨虹的感觉就这么出来了,也忘情了,把机关的一切是是非非都丢到爪哇国去了。只不过他觉得,感觉归感觉,忘情归忘情,古人云君臣主敬,男女主别,男人和女人之间,还得像一般干部与领导干部之间一样,保持点儿矜持好。

第五章 分房/119

赵名全又来个十足的明哲保身,握着农发局的财政大权,看起来却似神仙一般,可以连西北风也不用喝。张海雷对他有一个经典的评价,说他像他名字一样,表面上他什么事都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以全名节,实则非也。

第六章 混/150

两人笑笑,友好地打打招呼,李汀带着自己的平衡感

先走了。牵摩托车时，他发现那少妇骑着自行车已经走了。途中，他又想到施山的往事，觉得他也真够机关典型的，另有一种研究价值。

第七章 命案/170

金旺火没料到，自己的仇杀话题会引来如此讨论的结果。他小小的年纪还不足以承受如此多世象的内涵和外延。他着实为自己的话题吃惊。话这东西，确实很难把握，很容易失控。说话中不时注意点刹，话就容易走题。

第八章 思无邪/205

杨锦河似乎看出李汀的心思，微微一笑，说：“李汀，你在研究大家用筷子的姿势不成，那可是道德修养问题啊。”李汀见问，也一笑说：“没。”这种事属于小节，也如那机关里的宵小行为，只能看在眼里，不能当众当面说出来，杨锦河说高了。

第九章 采访/225

是雨虹，可怎么又生分叫起自己的官名来，是不是一段没见面又产生距离的空间感，还是场合不一样的原因？时间真是一个尤物，它能让你跟人产生亲密感，也能让你跟人产生疏远感。自然，对于那些心心相印的人儿，时间就没辙了。

第十章 人事变动/250

这段时间，李汀对单位感觉刚好一点，如今一想到赵名全、王柴可等人的嘴脸，再由他们的嘴脸想到刘元福方才的话，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好一点感觉之塔又坍塌了。

第十一章 话情/285

雨虹在他眼里依然是珍珠般的纯洁晶莹，尤其在孤独落寞时，他常常忆起跟她在一起的感觉，那是一种清纯快乐的感觉。李汀明白，这也许就是一个人对可意异性的情感需求吧。

第十二章 鬼子驻村/296

这样也好，果子就让别人摘吧，权当奉献罢了，无官一身轻也好，瘦是瘦点，但精神。这种精神方是真精神，方是创造物质财富的真精神。刚才还觉得迷茫感觉不好的李汀，这回却从毛平川的身上似乎也找回某种高尚的精神来了。

第十三章 转型/313

这社会在转型，这机关也在转型，自然你的日子也在转型，这转型的日子你李汀就还得照原样过下去。人生，或许真是一半随机一半随缘，遇上这转型你又奈之如何！

第十四章 机构改革/325

世间人一半欢喜人捧，另一半欢喜人踩，这一切又似乎是权力惹的祸，所以权力的四周，总有小人的存在。一个小人就是一把枷锁。小人在身边的存在，一份份善心也会在自己不知不觉中成为一把把枷锁。

第十五章 不顺眼/346

李汀陡然又落回了现实中，不再做梦了。人生在世，吃穿二字，谁都一样。无论他如何百般在舞台表现自己，他的终极目标还是为了那二字。钟鸣鼎食轻轻松松过日子，是人追求的一个理想境界，可虚的为多，而终日要为嚼谷而操劳才是芸芸众生的真实写照。

第十六章 回访/363

机关里人说的话，不能太认真太计较，到头来往往往变成是你的错。机关里的事也一样，不能太认真太投入，到头来往往是什么都没有。除非遇上真正意义上的好领导，就如你所说的蒙哥马利元帅那样的领导，你的付出才会得到相应公正合理的回报。

第十七章 春色/419

李汀等待着柏拉图式的爱情，在等待的过程中，他又体会着那份等待而产生的温馨而幸福的感觉。尽管他明白，这种等待不会有什么结果，也不应该有什么改变现状

打破平衡的结果。冥冥之中或者说潜意识里,他又期待着打破生活的常规,活出一个真正的自我。

第十八章 逆淘汰/459

机关里这种投票的方式,人的随意性太大了。可不这样做,又有什么更合理科学的方式呢?好像又没有可取的方式,难。于是,由这一念间而产生的这很多人的数字超过了一半,从而使原本复杂的人事变动又变得更加复杂了。

第十九章 吻/480

李汀对着画仔细观赏起来。只见两个情人赤裸的身体紧紧胶合在一起,女人的胳膊很性感地勾住男人的脖子,而男人的手则轻抚着女人赤裸的臀部。女人缓慢地向下滑落,呈仰卧姿态,沉醉在深吻中。

第二十章 女人故事/516

如果她的经历确如孟舟在电话里所描述的,那她一定将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一点儿不溢于言表,这让李汀很感动,觉得女性的伟大就体现于此。

第二十一章 罚款/546

其实这是一个政治忌讳,用政治术语来说,就是脱离群众,如果沾染了这种习气,也许你的感觉会好,可是实地里这是很危险的举动。试想你不能跟群众披肝沥胆,群众会拥护你信任你吗?天下断没有如此便宜轻巧的事。

第二十二章 电话煲/560

李汀又从电话那头听见女人的浪笑,那是女人自认为性感的浪笑。他不喜欢这种浪笑,他觉得一个女人的真正性感应该融合真实、个性,刻意造作的性感,绝不性感。孟舟该不会这么没品位吧,而这美女浪得也太过分了吧。

第二十三章 艳遇/571

男人与女人在这儿谈论的话题,最理想最适合的是情欲和金钱。情欲和金钱在这儿成为男人与女人之间狩猎游戏的筹码,这筹码使他们似乎可以尽情地享受男欢

女爱的乐趣，他们彼此之间也很难分清谁是猎物谁是猎人。

第二十四章 野店/590

就究于此因，李汀的感觉复又不良开了，从里到外的不良。这其中的原因，当然一半是因为别人，一半是因为自己。他突然在脑海里闪现一句话，如果明天不复存在，人们又会有什么样的思想和行为呢。

第二十五章 火气/628

一旦什么时间，老百姓将“不敢看病”进一步说“不敢生存”，那些垄断行业或权势机构可就真的成朝天开的陷阱和衙门了。老百姓的生存环境，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可见是人为的艰难起来了。

第二十六章 出游散心/674

李汀想过这样的问题，也想就此打住，与之保持远点儿的距离，那种比较正常的男女之情就好了。他的心为此一直在斗争着，可他一想到她，一听到她声音，一看到她人，一闻到她气息，情感饥渴的他又止不住放开自己的情感。

第二十七章 生死感悟/704

人要管住自己的浮躁和欲望，不要做那决堤之水。李汀这下真的找到了什么，那是在情感上失去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自我。心清闻妙香，他觉悟开了，他要将自己与雨虹之间的这份美好情感藏于心止于礼，直至永远。

第二十八章 子在川上曰/723

日历已经翻到了二十一世纪，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也已经翻过去两三页了。有人说，我们这社会面临的问题很多，其中最着急的就是怎样使产业升级，而李汀却觉得当下最着急的应该是怎样使人格升级，升得好一点，做你说过的，说你能做的就行了。

后记/759

第十七章 春色

机关大院要搞卫生评比，各单位组织人员大扫除，除了办公室，包干的卫生区也得打扫。李汀把办公室整理完后，拿着锄头、扫帚和几个人到卫生包干区去了。卫生包干区有一个月没整理，树叶干枝杂草垃圾满地。李汀挥舞着锄头，把杂草一一铲除。锄到一块水泥地时，他看到几棵小草特茂盛，从水泥地的缝隙里钻出来，似乎在向人展现强大的生命力。小草这种求生存求发展的欲望感动了李汀，他忽觉不该把它们锄掉，让它们继续繁衍下去，点缀着这块不见生机的水泥板。他心软了。这时，一向不爱参加集体劳动的王柴可也拿着一柄锄头过来。估计他没注意李汀在干什么，只见他一过来，见李汀边上水泥地上有草，一锄下去，几棵草吧嗒就翻了身起来，四脚朝天的。锄起来还不算，王柴可还恶狠狠地骂那草仿佛跟它有深仇似的：“杂草，乱长，长到了包干区来了。看你怎么长，把你连根锄掉，该着你倒霉了。”看着王柴可锄草的劲，活儿干得挺干练又干净的，那些草儿全起来了，毫不留情的，非常干脆，只是拿锄头的把势难看。李汀觉得也不能太发那小草的愣了，见对面有一些干树枝还没清理，就过去了，三下五除二，也麻利收拾干净。该着收工时，他想起一位领导的话，当干部的一要干练，二要干活，三要干净。精辟，很有道理，也很必要。除此之外，可能还得像王柴可那样干得干脆，狠得也干脆才行。

搞卫生花了半个上午时间，上午还有一半时间，大家各就各位，继续上班，卫生评比检查是下午进行。机关里搞卫生很自觉，甚至于居家，一有通知，一般都会未雨绸缪。王柴可嫌单位人员不够，给刘元福和赵名全请示，同意其从下属中专学校叫两个女实习生到单位帮忙，一个留在机关里，一个叫去下面的基层站所。王柴可劳动完回办公室时，这两个女生已经在办公室等他安排。她们女生已

由王柴可面试过，所以一见他进来，嘴就甜甜地说：“王主任。”王柴可一听，满脸笑容，说：“好，你们都来了。你们等一下，我去请示领导，定你们在哪里的的问题，是在机关，还是在我们下面的站所。你们坐。这是我们的李副主任。”李汀正好跟在王柴可的后头，听他这么一介绍，也笑着点头致意，没说话。女生也没说话，只是笑笑，看起来也挺甜的。

王柴可去后不久，马上又与刘元福一块进来。

刘元福看了看两个女生，微笑着说：“首先，欢迎你们的到来。你们谁喜欢留在机关里，你们自己挑。”女生没有开口。王柴可介绍说：“这位是我们的局长。”女生连忙说：“局长好。”刘元福说：“你们好。你们说呢？”女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领导这么民主的问题。刘元福见状，遂由民主换成集中了，说：“那这样吧，我来点，这位留在机关，另外一位，等会儿叫王主任带你先到我们下面的经作站熟悉一下环境，有没意见？”女生齐声说：“好。”刘元福说：“那好，就这样定了。”说完，走了。

过没几分钟，赵名全也过来了。但见他一进门，就问：“是哪两个？”王柴可正跟她们两人交代事情，见赵名全问话，赶紧停下话头，答说：“就是这二位。”然后对女生说：“这位是我们的赵局长。”女生已是训练有素了，说：“赵局长好。”赵名全说：“好，好。我听王主任说，你们来了，一个要留在我们机关，一个要到经作站。”说着，看了看两人，“我看这位留在机关吧。”

赵名全点的和刘元福点的不一样，这下可把王柴可点傻了。领导一前一后的点兵，给他出了道难题，两难选择。赵名全说走就走了，而王柴可却面有难色，呆在那儿急得抓耳挠腮，自言自语道：“这可怎么办，一个局长看中一个，怎么办。”女生在旁看到王柴可那副五短身材的猴急态，想笑又不敢笑，心里估计也只好偷着笑了。

李汀瞧着目瞪口呆的王柴可，想真是自找的。这种事也叫二位

局长来看，而且是一前一后。其实，即便如此，处理起来也很简单嘛。刘元福说谁就是谁，届时赵名全问起来，就说刘元福定的，他赵名全是副职岂敢有意见。即使真的有意见，也不过怪怪你王柴可。只是你王柴可这样一来，他赵名全就会想，既然你要叫刘元福来又何必来叫我呢，不是把我当猴耍吗。王柴可平时更怵赵名全。李汀给王柴可讲：“柴可，既然是刘局长定下来，你就按他的指示办吧。至于赵副那边，你给说明情况，他会理解的。”这么简单的事把王柴可难倒，可谓当局者迷。还好，他听李汀这么一提醒，立马就醒转过来了，不再挠头了：“对呀，我怎么一时糊涂没想到，这样事情不是就很快解决了吗！”

过后，李汀在女儿吵着要讲故事时，将王柴可选女生的事编成小故事。说班里有一项活动，老师要考同学的应变能力。老师说，假如你是一位小组长，你要从两位同学中选出一位参加活动，在定人选前，你这位小组长得先征求班长和副班长的意见，如果班长和副班长的意见不一致，你该怎么办呢。李汀问女儿，原以为女儿会说那就听班长的，谁让他是班长，那答案跟自己与王柴可说的一样。没承想女儿却说，看谁比较适合参加那项活动就选谁呗，这还不简单！女儿回答得非常干脆利落，着实让李汀吃了一惊，单纯得没有丁点儿势利的感觉。这种单纯今后上了社会吃得开吗？李汀莫名地有点儿担心起来了，除非你一出校门就能当大领导，可以少了许多顾忌，否则日子会过得很艰难的。

恰在这时，只见金旺火拿着一张收据，急冲冲跑进来，对王柴可说：“王主任，刚才宋钟拿着一张收据给我，叫你也签个字。”王柴可问：“什么收据？”金旺火把收据放在他桌上给他过目，说：“就是刚才劳动时，大家说口渴买矿泉水喝的。钱是宋钟先垫的，他说请你签个证明。”

王柴可不耐烦了，气呼呼地说：“你真是麻烦，我给你讲，今后凡是你能定，你能办的事，就不要来问我！今后这个原则你得把握

好，记住了吗！”金旺火说：“记住了。”金旺火也是找死，哪壶不开提哪壶，撞上了枪眼了。金旺火见他这么说，想把收据取走，王柴可说：“等下，我签一下。”李汀估计王柴可说来说去，还是怕宋钟那张乌鸦嘴，怕不签等到金旺火给他宋钟说他姓王的就是不签，那不就更惨了。他在气势上压不过宋钟。签完，给金旺火拿走，他又对两个女生说：“你看，机关里的事就是多又杂，零零碎碎的。走，我空出一点时间，带你们在单位都走一走。”说着，他先出办公室。看他那秕谷翘首向天的样子，说明他的兴致已是勃发起来了。只见那两个女生跟在其后，三人就像一个皇帝带上两个宫女出巡了。

金旺火看王柴可走远，更损，说那是太监带宫女在游城，然后他又对李汀说：“我晓得他到底还忌着宋钟那家伙，宋钟叫他签，他不敢不签。瞧他那装腔作势的样子，恶心。”金旺火话还没说完，王柴可突然转身回办公室取什么东西，这下可把金旺火给怵得惨了。金旺火一下子噤若寒蝉，在边儿偷偷地观察着王柴可的表情。王柴可的脸上静得很，没有任何风浪。金旺火刚才那番话，可把他心思给点破了，他听到，却居然能做到对自己属下胆敢冒犯自己天尊之言充耳不闻，可见他道儿有多深呀。李汀知道那也是一种涵养，十分可怕的政治涵养。

却见王柴可从裤头上取下钥匙，把抽屉锁一开，拉出半个抽屉，拿起笔记本，然后推回抽屉，锁上，再把钥匙别回裤头上，动作很连贯，嘴里哼吟哈哈的，一副急急忙忙的样子，谁也没看就走了。他一走，金旺火吐了吐舌头，大有一副在当今电视连续剧常见的镜头上，臣子一不留神做岔事向皇帝山呼主子英明奴才愚昧奴才该死之时的惶恐之相，说：“这下可糟了，说曹操曹操到。”

李汀听到金旺火在说曹操的名，想起了杨修的命运。杨修因为太小聪明了，老是把曹操的心思给点破，他忘了曹操可是他杨修的上司呀。所以曹操一直想找个机会把他给咔嚓了。杨修吃亏，在于他至死都不明白一个道理，但凡做上司的，多半不喜欢也不能容忍

爱耍小聪明的下属，倘若这小聪明又是针对上司来的，上司的高明之处或难言之隐被下属看破，进而点破，特别又是在背后说风凉话，那么这个下属的处境有多么危险，旁人就一目了然了。可悲之处还在于，这个下属本人并不知道，仍在那里沾沾自喜，准备有滋有味地继续耍下去。杨修的下场，就是聪明用得不是地方，小智慧而已。而智慧大得可与日月齐辉的孔子却一向谦虚得不能再谦虚了，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圣人之道在于阴也。杨修之于曹操的故事绕了一圈，又印证了李汀过后将王柴可让领导选女生的事编成小故事说给女儿听时的感想：不能与上司的意见有异，更不能比上司的意见高明。这可谓今古一脉也。当然金旺火之于王柴可事态不会那样严重，王柴可毕竟不是真正的曹操，现在的年月也不是三国鼎立的时候，整个社会大环境已经比以前好了许多，人类也不能老是不觉悟，也该复归圣人之世，当谦虚则谦虚，当聪明则聪明。

李汀安慰金旺火说：“没事，以后说话多长几个心眼就行了。毕竟他不是一把手曹操，不会像曹操一把手那样英雄得可怕。”

留在机关里的女生叫乙燕。乙燕上班的第一天，王柴可带她去给领导报到。王柴可先带她到刘元福办公室，刘元福见她时，笑笑勉励她在机关好好干，没有多说什么。出刘元福办公室，到了赵名全办公室。宋钟、金旺火刚好有事找赵名全，也在。赵名全一见乙燕，发现她不是自己点名留下来的那位，脸上有些不痛快。王柴可发现了赵名全脸上的不悦之色，颤着音赶紧解释说：“是刘局长点名留下的。”赵名全一听是刘元福要留的人选，当着乙燕的面不便说什么，只得说道：“好，好，既然是刘局长点的人，那就好了。”宋钟见到赵名全忿忿然的样子，估计里面有些名堂，于是故意问：“赵副，不是说来两个选一个吗？”赵名全不知是计，实话说：“那天柴可来说，叫我选人，可我选的不是这位，是另一位。刚才柴可说这位是刘局长定的，定了就好，更优秀嘛。”宋钟抓住了话头，也不管乙燕在不在跟前，好像要替赵名全责问王柴可似的说：“你王柴可也真

是的，既然叫赵副定了，又叫刘局长定，居的是什么心？”宋钟是想在乙燕面前给王柴可的一个下马威。

王柴可有些委屈地说：“我也没想到赵副跟刘局长会一人一个样呀。”

宋钟忽然换上美国人骂某某民主败类的口气说：“你没想到的东西怎么老是那么多，你真是机关里的麻烦制造者。”王柴可听明白了，他宋钟是有意在赵名全面前与自己找茬的，自己找不过他，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睬他的话，任他如何说也保持沉默是最好的抵御办法。王柴可不吭气了。宋钟见王柴可不理自己，而赵名全听了这些话也没帮他王柴可说话挡一挡，嘴巴就更损起来：“王大主任，我跟你说，这位女孩子还年轻，你王柴可用用可以，但千万不要过了几天说她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一无是处。你可要记住，人家女孩子还没出嫁，不要因为被你说得一无是处而嫁不出，你可得负好责啊。王柴可，我思前想后，还得奉劝你，做人不必装得那么高尚伟大，你何必那么假呢！人说到底终极目标还不是一样，无非为了那饮食男女的俗生活。至于机关干部，本质上也无非想在机关图个进步与福利。人要学会宽容人啊，否则你就不是人了。我知道跟你王柴可一块做事，别人在你的嘴里就别想得到你的半点儿赞扬，你不是说他这个不行，就是说他那个不行，背后说得又更难听了。在你的嘴里没有好人能人，全是坏人废人。现在不是在提倡要多说行，少说不行，最好能想方设法将不行变为行吗。你王柴可怎么全反了，行也要说成不行，更遑论那不行了。你为什么总要这样巴不得人人都不行呢，难道你身上真的不用留点人性人情味的东西吗。我说我们的组织路线，是以好的作风选拔作风好的干部，可农发局怎么会选上你这种人。王柴可，你不要以为领导好骗，同事也好骗！你也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有道理，你还得让人看看你的道理，是真道理，还是假道理，是大道理，还是小道理！”宋钟这种人当面数落同事可真见气魄，够绝的。

金旺火在边一直没说话，这种场面他也说不上话，他很自觉，干脆就不说。王柴可一看宋钟对自己不依不饶的，有些被唬住了，一时哭笑不得，不知该如何回应宋钟这番挑衅性的话。赵名全一看这架势，自己不出来说话是不行的，于是对宋钟说：“小宋，你不能这样乱说话。”宋钟听到赵名全说自己乱说话，不服气地说：“我怎么乱说话啦？老赵，你不知道这个见利忘义，有奶便是娘的王柴可在同事的眼里有多坏，老是拿着自己已经少得可怜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老赵，他对人老是少筋少弦的，我这是为他好才说的，口吐莲花，只是忠言逆耳罢了。幸好，他王柴可不是农发局的一二把手，只是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主任而已，要不然农发局就更有戏看，那可不单是鸡犬不宁的问题，简直就可以天无宁日了。”赵名全岂有不知王柴可的为人，他那样说来其实是给宋钟台阶下，可一听宋钟的回话，宋钟还不买他的账，也生气了，说：“你怎么啦，都是同事，而且都是科长主任的，怎么能这样说人呢！人家乙燕第一天到我们这儿，你就说上这种话，怎么能行呢！”宋钟见赵名全真的有些生气了，笑笑，说：“我说着玩的，我是人嘴学吐象牙。”宋钟有一套对付赵名全的招儿，赵名全也认他宋钟的招儿。

金旺火见交火到这份上，自己三十六计走为上，便先自走了，后来赵名全如何收拾这个场面，就不得而知了。前面那些还是金旺火事后学给李汀听的，不然李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李汀当时听金旺火给他说这事时，就在想这可就难为乙燕了，一个还没彻底出校门的女孩子就经历了这么勾心斗角的场面，真是难为她了。

机关里，男的多女的少，难免会少了些春色。人常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民间的弗洛伊德，说得有道理。自从乙燕来以后，农发局增加了些生气。乙燕年轻漂亮就不用说了，可贵的是还很聪明活泼，给暮气沉沉的机关带来了活力，大家都喜欢她。王柴可显得特别兴奋，也似乎完全忘了宋钟当着乙燕、赵名全等人的面说自己的事了。一位同事，女的，叫邝珍，年纪比较大，主任科员，一天在几个

人坐着泡茶说到什么事时，她开玩笑说：“这几天，我看王柴可特别高兴的样子，一会儿给她拿笔记本圆珠笔，一会儿又给她讲什么悄悄话，好像他什么人似的，含在嘴里怕化，拿在手里怕掉，爱得不得了。”张海雷听了，也笑着说，女孩子我们也爱，但不是那种爱法。接着又有一人插话说，我听说他和他妻子关系不好，见女人眼睛都直了，如今见着如花似玉的乙燕眼睛不更直吗？说得大家哄堂大笑起来。金旺火想起宋钟“告诫”王柴可的话，不无担心说，王柴可这人就怕狗改不了吃那玩意的毛病，只怕他过不了几天又像挑我们的毛病一样说这女孩子这不行那不行啊。陈香却说，年轻漂亮又聪明活泼的女人，做什么事总有人会欣赏的，我们不用替她操心，再说这人也应该有例外才行呀。

机关的日子，对于李汀这种层面的干部来说，确实是不好形容，也形容不出来。说它过得快，它又常常让你觉得过得不是滋味。说它过得慢，它却毫发无损，并没有因此落了一分一秒。当然之于领导层来说，他们对机关日子的感觉，肯定与李汀他们不同。日子是在他们控制之下而过的，那种感觉肯定是有滋有味的。王柴可虽然还没有真正达到领导层，可他的感觉也像领导一样滋润得很。

就这样，日子也不知道过到哪一天，好像是乙燕来的第三个礼拜。那一天是星期三，上午，王柴可心情极好地对李汀说：“李汀，你有没有听说一本书？”

李汀说：“什么书？”

王柴可说：“昨晚，我有一个朋友对我说，有一本叫《老狐狸术》的书，说不错，推荐给我看。”李汀听了觉得新鲜，王柴可也有朋友的概念，而且向他推荐起书来，真是新鲜事。好像李白在《陈情赠友人》诗中就替王柴可这种人断言了，“斯人无良朋”，今王柴可嘴里忽然冒出“朋友”这般字眼，你说让人不觉稀奇也觉稀奇。至于王柴可主动提及书的话题，让李汀亦觉新鲜稀奇。凭李汀的观察，王柴可平常从来不看报纸、书什么的，这点倒与郭开春很像，好像知识

都渊博得很。而宋钟这方面就与他们俩恰好相反了，到他办公室，总会看到他桌上摆放着书什么的東西，一见人来，他就说你看我在认真地学习知识，与学习型的社会与时俱进啊。李汀一看他神态，就知道那是摆设而已，真心看书哪会有他那种假象。一次他心血来潮对李汀说，你看我学得多认真啊，不敢不学无术。李汀有些看不惯这种做派，却回笑说，好样的，你在实践毛主席的教导，读书是学习，工作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瞧你宋科长都日以继夜学全了。待到科室组织学习时，宋钟又活宝样，在科里的门上郑重其事地贴上一张白纸，纸上写着他那十分难看的书法，每次差不多都是这么几个字：科室学习时间，然后把门一关，里面干什么谁知道。这亦老狐狸术也，机关里这种“术士”好像也特多来着。西方谚语，魔鬼也能引用《圣经》为自己辩护，不知道说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王柴可的话说了好一会儿，却看李汀一直没什么反应，觉得也有点奇怪，遂再扬声说道：“李汀，这本书你看过吧。”

李汀说：“《老狐狸术》，这书叫得好，光这书名就很有诱惑力，机关干部肯定很适用的，不过我没看过。”其实，李汀虽说没看过这本书，但知道那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教人做一个精明圆滑的正直小人。小人有正直吗？没有，只有精明圆滑。李汀没仔细看内容，只是听过一个文友提过此书。李汀估计是作者反话正着说，讽喻之作罢了，或者说给那些常上小人的当或常受小人陷害的正直之士看的。王柴可已经很小人样了，他的朋友还要推荐给他看，是何居心呢？是不是还嫌他小人样还做得不够，要叫他更小人样吗？这种朋友也叫朋友的话，不是也跟王柴可一路货色来着吗？不像话，这朋友必定是假冒伪劣产品，就像王柴可当人家同事一样，都是从同一个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炉子里出来的。

但见王柴可有些自豪的样儿说：“对，我的朋友说，它很适合机关干部看，可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呀。”王柴可嘴中的英雄不是指李